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霹雳红坭山新村之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1982—  
1994）

**Radioactive Poisoning of Asian Rare Earth in Bukit Merah  
(1982-1994)**

曹芯瑜

**CHO XIN YU**

**16ALB0343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19**

## 宣誓

仅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曹芯瑜 CHO XIN YU

学号：16ALB03436

日期：

论文名称：霹雳红坭山新村之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1982—1994）

学生姓名：曹芯瑜

指导教师：陈爱梅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红坭山新村（Bukit Merah）是一个工业区，位于怡保万里望（Menglembu）与拿乞（Lahat）之间，离市中心有着一定的距离。1982年三菱化学有限公司（Mitsubish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与其他公司合伙在红坭山新村成立了亚洲稀土厂（Asian Rare Earth, ARE），用以提炼稀土，却在过程中遗留下大量辐射性废料，影响了红坭山新村与埋毒槽范围居民的健康。如今当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辐射废料库之一。2008年莱纳斯稀土厂建立后，许多人民也开始关注身为前车之鉴的红坭山稀土厂事件。因此，笔者以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整理村民与亚洲稀土厂对抗的过程，以及村民对于此事件的回应与后续的影响。

本文以文献研究、口述历史与收集一手史料作为研究方法，并回顾前人研究以整理出可信度最高最完整的报告。第二章概述了霹雳红坭山新村与亚洲稀土厂的背景，分析了辐射性废料的成分，再讨论1982年至1992年村民意识到亚洲稀土厂的辐射危害后所进行的反抗运动。第三章讨论了1985年后的法律

行动以及亚洲稀土厂的关闭。在第二及第三章中，笔者用了大量丘运达口述内容来讲解村民当时的心路历程以及采取的行动。

在第四章中，笔者主要以黎群为个案来研究红泥山新村村民对于红泥山稀土厂事件心路历程的转变。透过采访黎群女士，笔者得以了解亚洲稀土厂对废料的处理及员工的安全措施。接着，笔者开始书写谢国良的一生及探讨谢国良的死因。最后，笔者总结了本论文所研究与整理的成果，加以提出笔者的个人观点。

**【关键词】**红泥山新村、亚洲稀土厂、辐射、埋毒槽、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

## 致谢

眼看筹备了那么久的毕业论文来到尾声，也象征着大学生涯的结束，准备迎接新的转折点，内心更是百感交集。在完成这份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及帮助，更加庆幸人生中所出现的每个贵人都默默地推动着自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从小便听说红坭山新村的稀土厂制造了很多辐射性废料，还被告诫切勿踏入红坭山新村，充满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笔者在选择论文题目时便立即想到此事件。回忆起数月前决定以本土研究作为论文题目时的兴奋与忐忑的心情，真的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所幸并不感到后悔。本土研究并不及文学研究的资料那样多，但笔者在亲自到访红坭山新村搜集一手史料的过程中获得了无比的成就感，也体验到了历史研究的乐趣，还结识了許多人，受益匪浅。

在此也要特别感谢陈爱梅老师，在笔者迷茫无助时给予许多的鼓励与肯定，每次与老师的会面都是在欢笑声中度过，让笔者肩上的压力释放不少，却都满载而归。会选择做本土研究的其中一个契机其实是陈爱梅老师在某天的班上说道中文系文学类占了近八成，而她是那两成专做历史研究的。那天笔者终于得知平日念书为何对文学类的科目感到特别痛苦，原来笔者也不属于那八成的中文系学生，想做本土研究的意志就更加坚定了。

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热情的人，让笔者在口头访问及田野调查时更加顺利，才获得可信度较高的资料。在此也特别感谢受访者丘运达先生及黎群女士，不仅热情款待素未谋面的笔者，还毫不吝啬地分享他们亲身经历

的故事及手头上的资料，让笔者从中获得大量一手史料。此外，笔者还要感谢家人的支持，他们把多年来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都告诉了笔者借以参考，还介绍了许多与此事件相关的人士让笔者认识，加深对论文的理解。他们也没有抱怨笔者多次回家乡怡保只忙着毕业论文而忽略了他们，相反地还提供了许多资源让笔者的研究进行得更顺利。

完成的不只是一篇毕业论文了，而是找到了全心投入于做一件事的乐趣，也对大学四年的中文系画下了一个句点。或许这经历或结果不是最完美的，却是大学中最满意最富有成就感的一次了。感谢这篇毕业论文让笔者更珍惜身边的贵人们，也找到了自己在中文系里的价值，可以抱着感恩的心情离开大学且踏入社会去贡献了。

#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绪论.....	1
一、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二、 前人研究回顾.....	2
三、 研究方法.....	4
四、 论文架构.....	8
第二章：霹雳红坭山稀土厂与村民的抗争（1982-1992）.....	10
一、 霹雳红坭山新村与稀土厂.....	10
二、 村民意识的觉醒（1982-1983）.....	11
三、 村民的抗议运动（1984）.....	12
第三章：法律行动与亚洲稀土厂的关闭（1985-1994）.....	14
一、 宣判临时禁令（1985）.....	14
二、 亚洲稀土厂再起（1986-1992）.....	14
三、 高等法庭的判决与最高法院的介入（1990-1993）.....	16
四、 亚洲稀土厂的关闭（1994）.....	17
五、 善后工作（1994-2016）.....	18

第四章：红坭山新村个案研究——以黎群为个案.....	23
一、 亚洲稀土厂的员工.....	23
二、 谢国良的诞生.....	24
三、 谢国良的离开.....	27
第五章：结语.....	30
参考资料.....	32
附录.....	33



## 图表目次

图一：在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周年的晚宴上，亚洲稀土厂捐赠 50 万令吉给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	20
图二：在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周年的晚宴上，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把那 50 万捐给董总以作教育基金.....	21
图三：在升旗山的亚洲稀土厂永久埋毒槽的构造.....	22
图四：黎群抱着国良远赴日本三菱公司楼下抗议，丘运达与一名律师陪同。连日本媒体都刊登了这起事件.....	26
图五：黎群抱着国良远赴日本三菱公司楼下抗议，丘运达与一名律师陪同。连日本媒体都刊登了这起事件.....	26
图六：黎群抱着国良远赴日本三菱公司楼下抗议，丘运达与一名律师陪同。连日本媒体都刊登了这起事件.....	26
图七：谢国良的死亡证书。死因是“Septic shock secondary to meningitis”，也就是感染性休克间接引发脑膜炎.....	28

# 第一章：绪论

红坭山新村（Bukit Merah）位于怡保万里望（Menglembu）与拿乞（Lahat）之间，即怡保市中心的南部。红坭山新村是一个工业区，所以鲜少人会到红坭山新村去，也不会留意到这个新村。自从1982年亚洲稀土厂（Asian Rare Earth, ARE）正式在红坭山新村运作后，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轰动了全马，人们才渐渐开始关注红坭山新村。2008年，莱纳斯公司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批准，在彭亨州首府关丹一个工业区里建造一座稀土厂。这件事引起了人民的反弹，也让许多人重新回忆起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这个前车之鉴，再度让人民认识了此事件。在反莱纳斯稀土厂的运动进行期间，引起了许多政治人物、受害者、甚至一般市民的热烈讨论，自然会不断把红坭山稀土厂事件摆到台面上来说，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

##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是以研究与整理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为主要目的，记载了村民与亚洲稀土厂对抗的过程，以及村民对于此事件的回应与其后续的影响。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影响了许多居民的一生，为此笔者访问了两位亲身经历此事件的村民。第一位是黎群女士，她是当时最受关注的受害者谢国良的母亲。另外一名受访者是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的主席丘运达，他对村民抗争过程相

当了解。笔者透过访问者两位红坭山新村村民，得知了此历史大事对他们生命历程的影响，进而了解红坭山亚洲稀土厂的事迹。

如绪论里第一段所述，笔者与大部分人民一样是在 2008 年菜纳斯稀土厂建立以后才开始关注身为前车之鉴的红坭山稀土厂事件。2008 年的笔者仅有十岁，但已从身边大人口中听闻红坭山稀土厂事件，还从小被劝诫不要到红坭山新村去，因为那里有辐射毒害。笔者的家人也参与了多次反稀土运动，甚至购买关于反稀土运动的产品并将之赠送给笔者，让笔者从小接触不少反稀土运动与红坭山及关丹的稀土厂事件。另外，笔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怡保人，故接触此事件的机会比其他城市的人民多，毕竟身边的怡保人都有在关注此事件。

在笔者决定毕业论文题目的方向是历史研究的那个当下，笔者的脑海中第一时间就浮现出“红坭山”这三个字。从小耳濡目染的笔者想借此机会让更多人，尤其是同年龄层的年轻人了解这则马来西亚历史大事件，并铭记前人坚持不懈为村民及后代争取一个安全与健康环境的精神。红坭山稀土厂事件不仅是马来西亚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还成了关丹莱纳斯稀土厂的前车之鉴，对于人民的未来十分重要，是全国人民都需多加关注的一个历史事件。因此，笔者希望透过探讨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厘清亚洲稀土厂从建立到拆除这 34 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为人民增添一次了解此事件的机会，进而提升人民对于此事件的关注度。

## 二、 前人研究回顾

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从建立到拆厂用了 34 年的时间，即 1982 年至 2016 年。1982 年建立完毕的亚洲稀土厂在红坭山运作至 1994 年，1994 年亚洲稀土厂关闭后的拆厂及检查工作则持续到 2016 年才结束，再把埋毒槽的负责权交还给霹雳州政府。2016 年至今才过了 3 年，资料相对比较少，更不用说以此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了。甚至在国家档案局内也只找到一本由槟城消费人协会（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CAP）出版的国语书籍，在各大图书馆内都难以找到探讨红坭山亚洲稀土厂的书籍。

槟城消费人协会所出版的书籍叫做 *Kehidupan Sia-sia: Keracunan Radioaktif Di Bukit Merah*，出版于 2002 年。这本书大量讨论了红坭山村民对于亚洲稀土厂事件的抗议、稀土厂所造成的辐射毒害、日本三菱公司的行动等等，详细讲述亚洲稀土厂建设在红坭山新村后的事件。（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这本书有一个英语版本，叫做 *Wasted Lives: Radioactive Poisoning in Bukit Merah*，同样是槟城消费人协会出版的，但却哪儿都找不到实体书，网络上也没有此书的内容，与国语版本一样。笔者用了在国家档案局里复印的 *Kehidupan Sia-sia: Keracunan Radioaktif Di Bukit Merah*，来整理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所发生的经过，也有助笔者用以对照口述资料以确保一致性，得到最真实的历史。槟城消费人协会从 1984 年便开始支持四区防毒委员会反稀土厂，还提供律师与研究环境的专长帮助调查这工厂的生产，可称十分了解整个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所以它所出版的书籍有着相当高的可信度，笔者便多次参考这本书的资料。

李健聪所写的《绿色政改：反稀土厂运动与政治改革的思考》探讨反稀土厂的经过、稀土厂所带出的政治经济课题还有他个人的心得。他探讨的中心

点主要围绕在关丹莱纳斯稀土厂的事件上。（李健聪，2012）即使如此，书中也提及了莱纳斯稀土厂建设之前的八十年代，霹雳红坭山已有着全马首个稀土提炼厂，还提及当时该厂对霹雳红坭山的环境和居民造成了的极大破坏，因此笔者借之补充红坭山稀土厂事件的资料。笔者也引用了书里简明的技术术语解释稀土厂提炼过程和其废料如何造成辐射性危害。

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笔者阅读了许多记载了此事件的报刊，笔者通过读后分析整理出可信度最高的历史，进而了解那个年代当下的情况。笔者参考了许多来自不同报馆的新闻报道，如《南洋商报》《新晚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THE STAR* 和 *New Straits Times*。红坭山村民把以上报馆 1986 年至 1988 年所有涉及亚洲稀土厂的报章都整理出来并汇集起来，编订成一本剪报合集，并命名为《红坭山惨痛的回忆录》。村民把这本合集送给了其中一名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的受害者谢国良的母亲黎群，后来反稀土厂运动的参与者郑惠芳为这本合集做了一个复印本，并将之赠送给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笔者都向黎群和丘运达借到了这两本合集，在书写论文时这本合集就成了笔者额外的参考资料，使笔者更深入了解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情况。除了以上报刊，笔者还参考了 1994 年至 2011 年 *UTUSAN KONSUMER* 的报道，厘清亚洲稀土厂事件的发展经过。*UTUSAN KONSUMER* 也是霹雳消费人协会出版的刊物，所以对于亚洲稀土厂事件描述得相对清楚，并且用词易懂，很适合笔者用以参考。

### 三、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口述历史法及收集一手史料法来进行研究，通过综合与整理各种材料以叙述霹雳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的发展脉络。

### （一）文献研究法

除了拉曼大学图书馆以外，笔者也曾到国家档案局、华社研究中心，也会上网搜索剪报以作参考。

笔者在国家档案局找到唯一一本专注讨论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的书籍，那本书是槟城消费人协会出版的，可信度极高值得用以参考。那本书名叫 *Kehidupan Sia-sia: Keracunan Radioaktif Di Bukit Merah*，里头记载了红坭山村民对于亚洲稀土厂事件的抗议、稀土厂所造成的辐射毒害、日本三菱公司的行动等等，详细讲述亚洲稀土厂建设在红坭山新村后的事件。（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笔者用了这本书来以整理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所发生的经过，也有助笔者用以对照口述资料以确保一致性，得到最真实的历史。

李健聪的《绿色政改：反稀土厂运动与政治改革的思考》主要以不同角度阐述莱纳斯稀土厂及反稀土厂运动，但也提及了八十年代的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李健聪，2012）笔者从拉曼大学图书馆中借到了这本书，并用以补充红坭山稀土厂事件的资料，还引用了书里简明的技术术语来解释稀土厂提炼过程和其废料如何造成辐射性危害。

笔者参考了许多来自不同报馆的新闻报道，还向黎群与丘运达借到了剪报合集《红坭山惨痛的回忆录》，使笔者在书写论文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情况，这本合集就成了笔者额外的参考资料。除了以上报章，笔者还在国家档案局里找到许多 *UTUSAN KONSUMER* 关于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详细的报道，里头的资料整齐易懂，非常有笔者参考的价值。

## （二）口述历史法

霹雳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距离至今只有数十年的时间，距离事件告一段落的时间也只是三年，大多数牵涉在这事件的人们仍然在世，除了部分受害者。这种情况最适合使用口述历史法，因为受访者都是当事人，亲身置身在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这历史事件内，所以他们的口述记录可称为一手资料，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发生的经过，笔者于2019年8月1日到红坭山新村与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的主席丘运达先生进行访谈，访谈地点是在丘运达的住处。在访谈过程中，丘运达清晰地告诉了笔者1982年至2016年有关亚洲稀土厂的事务，也论述了村民在不同时期的抗议即采取的行动。通过与他的访谈，笔者得以了解村民抗争的经过、所采取的法律行动、亚洲稀土厂从成立到关闭的经过以及其善后工作，更全面地了解亚洲稀土厂的由来、发展等的重要史料。丘运达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如照片等。

除此之外，笔者为了更了解红坭山新村村民对于这事件的看法，尤其是受害者的心路历程，便采访了红坭山辐射毒害事件的受害者谢国良的母亲黎群。访问受害者家属可以得知照顾受害者时的辛酸历程，深刻体验到亲属对于受害者的痛心感。笔者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到达红坭山新村黎群与谢国良的住处进行了访谈，并于 8 月 9 日二度前往归还部分实体史料。黎群分享了很多与亚洲稀土厂内员工的情况、谢国良对抗病痛的过程、所得到过的帮助、照顾国良的辛酸史及她当年参加各式各样反稀土厂运动的历史事件。笔者获得这些珍贵的一手史料后专门为黎群在论文里设立了一个章节，即是红坭山新村村民个案研究。

### （三）收集一手史料法

如上所述，霹雳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仅发生在这三十余年间，还算很短的时间，此事件大部分的参与者仍还健在，很多史料都被保存下来了。身为怡保人的笔者从小接触不少反稀土运动与红坭山及关丹的稀土厂事件，对于此事件有着一定的了解。笔者也曾多次前往红坭山新村收集史料，之后再吧亲身经历所考察出的事物即访谈结果写进论文里以作一手史料，也是很珍贵的史料。可惜的是如今升旗山的永久埋毒槽路口被一个垃圾场阻挡住了，使笔者无法亲身前往考察，只能听他人多年前到场拜访的经验。

此外，笔者也从亲身经历红坭山稀土厂事件的人们那里获得许多珍贵的一手史料，尤其是丘运达和黎群。笔者得以考察他们在这数十年内所亲手收集的史料，笔者透过这些珍贵的史料了解红坭山亚洲稀土厂事件的经过。笔者也



从村民、反辐射运动参与者身上获得许多珍贵的照片，照片是最直接表达当时情况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些照片，笔者得知不同时期的亚洲稀土厂和埋毒槽的情况，也了解村民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反稀土厂活动和当时村民的情况。

#### 四、 论文架构

本论文的架构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探讨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前人研究回顾、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前人研究回顾里记述前人研究的成果，并把所收集到的文献全都列出来。第四节研究方法里记述了三种研究法，分别是文献研究法、口述历史法与收集一手史料法来作为笔者研究的方法。

第二章是霹雳红坭山稀土厂与村民的抗争，第一节主要讲述霹雳红坭山新村与亚洲稀土厂的背景，笔者还论述了亚洲稀土厂对附近村民造成的危害。第二与第三节笔者便开始讨论 1982 年至 1992 年村民的抗争。第二节是村民意识的觉醒，主要讲述亚洲稀土厂正式在红坭山建立后村民渐渐意识到此工厂是带有辐射毒害成分的，并开始进行反抗活动。第三节便是村民的抗议运动，记录了 1984 年四区防毒委员会的成立和甲板埋毒槽取消的过程。笔者用了大量丘运达口述内容来讲解村民当时的心路历程以及采取的行动，带出了村民的抗争后所引发的法律行动。

第三章笔者用以讨论 1985 年后法律行动以及亚洲稀土厂的关闭。笔者用了五节来将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划分起来。第一节是 1985 年临时禁令的宣判，

主要叙述怡保高等法庭的法律诉讼案以及其判决。笔者在章中讨论了亚洲稀土厂的再起，即是重新获得营业执照得以重新运作的事件。过后笔者便开始以1990年至1993年期间发生的事件论述怡保高等法庭的判决与最高法院的介入。笔者通过第四节讲述了亚洲稀土厂的关闭后，便在第五节开始记录1994年后三菱公司为此事件所作出的善后工作，如花费十三年的时间和无法估计的金钱拆厂和妥善处理辐射性废料的工作。

在第四章中，笔者主要以黎群问个案研究红泥山新村村民对于红坭山稀土厂事件心路历程的转变。透过采访黎群女士，笔者首先以黎群在亚洲稀土厂内工作的经历讨论亚洲稀土厂对员工所做的措施、对废料的处理，也道出黎群到亚洲稀土厂工作的原因。接着，笔者开始书写谢国良诞生后的情况与黎群照顾他的辛酸史。另外，笔者整理了谢国良去世时的情况，也对照柩工对黎群一家所说的猜测，以探讨谢国良的死因。笔者还简述了国良去世后黎群一家的情况。

最后，在第五章中，笔者主要总结本论文所研究与整理的成果，加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 第二章：霹雳红坭山稀土厂与村民的抗争（1982-1992）

### 一、 霹雳红坭山新村与稀土厂

红坭山新村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近打县怡保市，隶属怡保市政厅，是1952年紧急状态法令下成立的。红坭山新村是一个工业区，许多工厂都会选择在那里先建设后生产，所以亚洲稀土厂刚进入红坭山时村民并没有发现异样，只把它当成是普通的工厂。

1979年11月，亚洲稀土厂成立了，其主要股东为三菱化学有限公司（Mitsubish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与马矿业有限公司（Beh Minerals），各占了35%的股份，回教朝圣基金局（Lembaga Urusan dan Tabung Haji）持股20%，剩下来的10%股则属于一群土著商家。亚洲稀土厂也曾征询科学工艺环境部门（Tun Ismail Reseach Centre—Puspati）如何处置提炼稀土所产生的含辐射废料，最后他们决定把废料储存起来。（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9）1982年日本三菱公司在红坭山新村开设的这间亚洲稀土提炼厂是马来西亚首次“接受”稀土提炼厂的投资，如今当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辐射废料库之一。（李健聪，2012：5）

亚洲稀土厂的运作主要是从石矿废料渣质独居石（Monazit）中提炼取钷（Itrium）。（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9）稀土也称稀土金属，包括镧、铈、镨、钕、钷等的十七种金属元素。稀土也是制作各种科技产品、手机电子电脑产品、环保新能源设备、汽车及军工行业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稀土

虽然用途广泛重要，但在加工提炼过程中，会散发出辐射性的尘埃和气体，并遗留下辐射性废料。这些含有高辐射的钷、铀、铅废料和尘埃，能通过食物、水和空气进入人体，严重影响人类的免疫系统，更会致癌。即使亚洲稀土厂已在 1994 年正式关闭，但当地 11000 人的社区，有婴儿先天残障，五年内更有八人罹患血癌，孕妇流产和新生儿夭折率也比一般的地方高出许多。（李健聪，2012：4-5）

## 二、 村民意识的觉醒（1982-1983）

根据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的口述，1982 那年亚洲稀土厂在红坭山正式开始运作，当时工厂外并没有商标与任何相关的标志，村民根本不知道该工厂的生产产品，也对稀土厂毫无概念，只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工厂。当时听说这工厂要另外建造一个埋毒槽，村民也感到相当疑惑。

1982 年 6 月，政府宣布亚洲稀土厂的埋毒槽将会落在离红坭山 6 公里外的巴力（Parit），巴力居民得知这消息后展开了强烈的反对，甚至发生暴动事件。（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9）据丘运达口述，当时巴力居民还手执武器到红坭山亚洲稀土厂攻击驾驶起重机的的工作人员，以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经过数月的努力，政府撤回了在巴力建造埋毒槽的决定，并开始物色下个适合藏毒的地点。同年 7 月 11 日，亚洲稀土厂正式在红坭山运作起来。

丘运达表示，1983 年 11 月，政府开始在甲板（Papan）挖洞准备埋稀土厂的废料，当时甲板居民还不知道废料是有毒害的。许多甲板居民都从事建筑

商和承办商，埋毒槽的建立让他们觉得不寻常，并开始怀疑该埋毒槽是不合格的。经槟城 Sahabat Alam Malaysia (SAM) 与吉隆坡环境保护协会里的知识分子所述，人民才知道这些废料都带有有害辐射，并且都来自红坭山新村的稀土厂。得知稀土厂的毒害后，甲板居民成立了抗毒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通过甲板埋毒槽事件，红坭山村民才惊觉在自家新村里的工厂原来是会生产出有害废料的，进而开始关注此工厂的动态。

### 三、 村民的抗议运动（1984）

1984 年的 5 月与 6 月，甲板进行了多次抗议活动，包括签署抗议信件。同年 6 月 5 日，首相马哈迪先生宣布政府已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埋毒槽的建设和安全性。6 月 28 日，马来西亚能源、科学、科技、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部长杨国斯认为埋毒槽已经根据严格的标准来建造，绝对不会有问题。他也宣布亚洲稀土厂将继续运营，其废料也会持续运到甲板的埋毒槽去处理。（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0）

1984 年 7 月 18 日，四区防毒委员会成立了，是由红坭山、拿乞、万里望和白泥沙居民组成的。据丘运达所述，这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各个地方的社区领袖、董事部、社团、校友会等等的主要负责人，还有槟城消费人协会（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CAP）作为支持。槟城消费人协会里有律师与研究环境的专长，主要用以调查这工厂的生产。每个地区共有 20 位委员，每个委员都有不同的背景，而他的背景是左派，曾坐过牢 6 年。这个委员会里所

做的每个决定都是由村民一起讨论出来的。一开始丘运达只是四区防毒委员会红坭山支会的副总务，后来发生了一些内讧而重组了委员会，在将军庙开的重组会议里会员们一致通过选了丘运达为主席。

同样是 1984 年 7 月 18 日，SAM 发了一份报告给首相，内容描述他们在红坭山亚洲稀土厂附近的露天水池中发现了相当高的辐射，该辐射指数比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的辐射防护标准高出 88 倍。8 月 29 日英国国家辐射防护局也受邀到甲板埋毒槽去测试辐射指数。9 月 19 日三名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的人员也宣称此埋毒槽是不安全的。甲板居民邀请了多名对辐射有研究的人员前来测试辐射指数，结果都显示此埋毒槽是不安全的，导致许多辐射外泄，危害居民安全。（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1-12）

1984 年 12 月 9 日，超过 1500 名甲板居民绝食一天以抗议埋毒槽的建造。红坭山居民也在当日邀请了一名日本辐射和遗传学家 Sadao Ichikawa 教授，经过测量后他表示那里的辐射指数比外面高了 800 倍左右。副首相慕沙希淡在 12 月 12 日访问了甲板埋毒槽，并在 1985 年 1 月 11 日的内阁会议后决定取消甲板埋毒槽，并宣布埋毒槽将搬迁到别处去。（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2）丘运达表示，这是副首相慕沙希淡在首相马哈迪出国时所做的决定，村民后来见到杨国斯时他说了一句：“我是一只没牙的看门狗罢了”，让村民们怀疑当初决定建造甲板埋毒槽时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调查，才会允许埋毒槽继续运行。

## 第三章：法律行动与亚洲稀土厂的关闭（1985-1994）

### 一、 宣判临时禁令（1985）

据丘运达所述，四区防毒委员会的负责人觉得要把这事件告上怡保高等法庭，便请律师义务帮忙打官司，于1985年2月1日正式起诉。8名负责人到怡保高等法庭申请了两个庭，那就是临时禁令（Temporary Court Injunction）与永久禁令（Permanent Court Injunction），他们担心无法立刻禁止工厂运作，便一并申请临时禁令，即使暂时禁止也好。他们呈上法庭后，1985年3月间审，1985年10月14日高等法庭宣判临时禁令通过了。审判当天共有超过1500名的红坭山村民到场听审。当时的法官是 Justice Anuar bin Datuk Zainal Abidin，他在审判时说了一句话：“人的生命比金钱更重要”，所以他宣判这间工厂要暂时停止生产，立即生效，同时要将以前留在附近的所有废料收集起来，放在工厂旁建的临时储藏库。当时还没有永久埋毒槽，亚洲稀土厂把生产稀土后的废料都乱丢在附近的空地与水塘，如今政府要他们把那些废料都清理干净，并把安全措施做好，如建围墙等等。那时永久禁令尚未开始审判。

### 二、 亚洲稀土厂再起（1986-1992）

1985 年 2 月 1 日，专门用来处理放射性工厂的原子能执照局（Atomic Energy Licensing Board, AELB）成立了，此执照局用了两年来检查亚洲稀土厂的处理工作，以确保亚洲稀土厂完全清除掉遗漏在外的放射性废料。1986 年 12 月 8 日他们宣布红坭山内曾被胡乱丢弃废料的区域都已经安全了，辐射指数已回到正常水平，他们也认为亚洲稀土厂有能力处理钚废料了。妄视怡保高等法庭的审判，原子能执照局在 1987 年 2 月 6 日正式授予亚洲稀土厂继续生产的权利，批准亚洲稀土厂重新生产，又宣布新的永久埋毒槽会建造在离红坭山 3 公里外升旗山（Kledang Hill）的不兰查（Mukim Belanja）内。埋毒槽的第三次搬迁落在了升旗山，越来越靠近市区，因此激怒了红坭山居民。（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3-14）

丘运达回忆起 1987 年 4 月 12 日那天的大集会，上万人参与了那次的游行，造成警民冲突，警方还用催泪弹来试图驱散人们。5 月 24 日还发生了一起冲突，大约 300 多人试图阻止升旗山永久埋毒槽的建造。（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4-15）根据丘运达口述，居民趁亚洲稀土厂的工作人员搬运东西到新埋毒槽把他们的起重机组起来，午夜时把它烧掉。这起事件造成 20 多人受伤，约 60 人被逮捕，一星期内再无罪释放。

1986 年 11 月 26 日，红坭山、拿乞、峇丽莎花园、万里望、甲板、华林市和 Guntong 一共 7 个地区的居民组合起来，成立了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erak Anti-Radioactive Committee, PARC）。1987 年 9 月 7 日，永久禁令开审，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的支持者从红坭山出发，大约 1000 人集体步行 8 公里到怡保高等法庭听审，当时的法官是 Peh Swee Chin。他们走到万里望的时候被警察拦截下来了，9 人当场被逮捕，但获准保释。3 天后是最后一轮的聆讯，约



3000 人从红坭山一路游行到怡保高等法庭以示重视。（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5）

1987 年 10 月 27 日爆发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内安法令扣留了 108 个人，其中就包括 5-6 个反辐射的负责人，例如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其副手、秘书、檳城消费人协会代表、委员会成员彭贵友等人，其中有些人一个月内就得以释放，一些两个月，一些则进了监狱。丘运达表示，他在两个月后才被有条件地释放，那条件就是他不得再公开抗议、演讲，连担任抗议活动的领队都不行，所以他只能在幕后偷偷帮忙。释放条件被解除之前，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一位就一直空着，直到过一段时期后丘运达归位。同年 11 月，升旗山的亚洲稀土厂永久埋毒槽正式开始建造。

### 三、 高等法庭的判决与最高法院的介入（1990-1993）

在 1990 年 2 月 13 日，这案子终于审结了，审结后 1992 年 7 月 11 日才做出判决。1992 年 7 月 11 日在怡保高等法庭对于永久禁令的判决，红坭山村民获得了胜诉。当时的法官是白瑞真，她宣布亚洲稀土厂已威胁到居民的健康，要立刻关闭。不过两个星期后，也就是 7 月 23 日，亚洲稀土厂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隔天，随着厂方单方面的申请，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敦阿都哈密宣布中止怡保高等法庭的庭令，直到另行通知。（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16-17）

同年 8 月 3 日，此上诉正式在吉隆坡最高法院开审。据丘运达口述，以前的所有审判村民们都会一起步行到怡保高等法庭听审，但这次在吉隆坡最高

法院开审，对他们而言始终是个困难。8月3日当天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用之前筹备出来的钱租了20辆巴士，加上一些村民驾驶私家车自行出发，大约2000人出席听审。然而，最高法院却将此审判推迟到两天后，原因是法院外人们施压，造成法官心理压力。当时一辆巴士的租金是600令吉，他们花费了一万多令吉却没有进入最高法院听审，便乘搭巴士回去了，仅剩6人左右留下来到8月5日听审。那天审判的结果是取消高等法庭中止亚洲稀土厂运行的庭令，原因是关闭工厂会把该工厂和183名员工复杂化。12月16日案件继续被审，这次红坭山派了30辆巴士的人去听审，此时已差不多定案了。

据丘运达所述，1993年12月23日宣判结果，一般来说会提早两个星期通知，好让他们有所准备，但这次只提前两个小时通知罢了。他们这方的律师都身在槟城与柔佛州，当时南北大道还没正式完工，律师、起诉人和负责人都没有办法抵达现场。相反的，厂方有提前收到法院的消息，便有到场听审。宣判结束后，是一名新加坡记者打电话给丘运达，他才得知他们打了个败仗，法院宣布亚洲稀土厂可恢复营运，继续生产稀土。

#### 四、 亚洲稀土厂的关闭（1994）

丘运达表示，判决公布之后亚洲稀土厂却迟迟没有动静，即使获得批准但也停止了营运，不生产了。拖了将近一个月，一直到1994年1月18日，亚洲稀土厂才宣布自动停产、关闭。当时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出，已经是最终判决了，不会再有转弯的余地，村民即使再反抗也无果，所以村民已放弃打官司了，

没想到厂方会做出停业的决定。厂方表示民间的舆论成为他们停止运营的主要原因，民间反抗的力量增添了他们无数的压力，才会迫使他们宣布永久停业。

在本人进行采访的期间，丘运达说出了当时的一则小插曲。1993年12月23日最高法院宣判结果后，马华公会的黄家泉来找过丘运达，他表示想帮忙处理这个红坭山稀土厂事件，接下这个事件。黄家泉是个信佛之人，他告诉丘运达他想用佛法的方式去跟厂方谈判。黄家泉从未关注过这个事件，丘运达不知道他的目的，怀疑有诈，便决定不会见他。丘运达表示：“他会有这么好心？我们都输到一扑一碌（惨败）了，现在那么好心来帮我们，不是好事。”村民们都同意丘运达的说法，决定不见他。黄家泉约丘运达在各种地方见面他都不见，他说要见就约在坝罗（怡保旧称）一个公开场所见，对方不同意。1994年1月18日亚洲稀土厂宣布永久停业后，丘运达怀疑：“他已经知道这间厂要停止生产了，假装不知道，等我们上当，认为是他帮忙我们搞到这样的，领功劳、抽油水（私自从中获取利益）。”他坚信自己做对了选择没上当，还批评黄家泉“佛口蛇心”。

即使亚洲稀土厂已在1994年正式关闭，但当地11000人的社区，有多名婴儿先天残障，五年内更有八人罹患血癌，孕妇流产和新生儿夭折率也比一般的地方高出许多，后来的测量结果也显示亚洲稀土厂附近的辐射水平还是高出安全水平的二十五倍。（李健聪，2012：5）

## 五、善后工作（1994-2016）

亚洲稀土厂关闭之后就是拆厂的问题了。丘运达说道，这十年抗争以来厂方跟村民都没有交集，亚洲稀土厂关闭后厂方终于来找村民谈了。他们派一些马来人来“做朋友”关心村民，现在想起算是协调员的一种。当时他们会来找丘运达聊聊天，买些东西来探望他，后天他们就建议村民跟厂方谈谈，丘运达答应了。丘运达原要派 4 个人跟他一起去，但厂方却要求丘运达一个人前往，让丘运达一对一跟厂方总经理讨论，原因是不想让他们谈的事情公诸于世、被媒体刊登出来，他们希望私下解决。那总经理是位懂得英语的日本人，仅能读少许中文文字。由于丘运达马来语与英语都不好，便要求带一名翻译员，但厂方都不允许，只能勉强去谈。为了避免被看见，他们去到槟城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内谈。这谈判一进行便是 9 年，1994 年到 2003 年内陆陆续续进行了许多次的谈判。

他们谈判的内容是确保双方都同意拆厂、如何拆等等。在谈判中，丘运达要求每次动工拆厂时都让红坭山所派的专家前去监督以确保安全，厂方也没有意见。当他要求其费用都由厂方负责时，他们便要丘运达开一次性的价，丘运达不开，他们便妥协了，答应承担专家每次前来的住宿与交通费。在他们第三次见面时，厂方说有急事要谈，要求在丘运达工作天见面，厂方也答应赔偿他一切的损失，但丘运达拒绝了。他拒绝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知道如何制定赔偿的数额；二是他不想留下把柄，让别人认为他是贪钱的。后来厂方也没有交代那急事，所以丘运达认为厂方只是在测试他是否是个贪钱的人，才放心与他合作。

这谈判拖到 2003 年，才把拆厂条件与详情谈好。2003 年正式开始拆厂后，每两三个月专家和厂方都会开会确保拆厂流程，还有确保没有偷工减料。

丘运达他们曾要求赔偿，但当时高等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厂方就没有赔偿了。后来亚洲稀土厂却自愿捐一笔钱给红坭山的村民以作社区发展、学校建设等等。丘运达开价 50 万，厂方说他开了最高的价，跟老板讨论了 3-4 个月便答应了。

据丘运达口述，他曾要求厂方把这 50 万捐进他们的医药基金，但他们只肯当作是社区捐款，因为捐进医药基金就等于承认那些病痛是他们造成的。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是没有正式申请过准证的，所以得到这 50 万后，委员们与厂方都同意把它捐献于董总，设立贷学基金。在 2003 年 8 月 30 日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举办了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周年晚宴，抗毒委员会、董总与厂方的代表都出席了，他们在众人的见证下完成了颁发支票仪式还签好了合约，目的是将这笔钱透明化。当时的口号是“以捍卫生命的血汗，捐献民族教育事业”。至今已有二十多位学生受益，每年会有 1 至 3 位学生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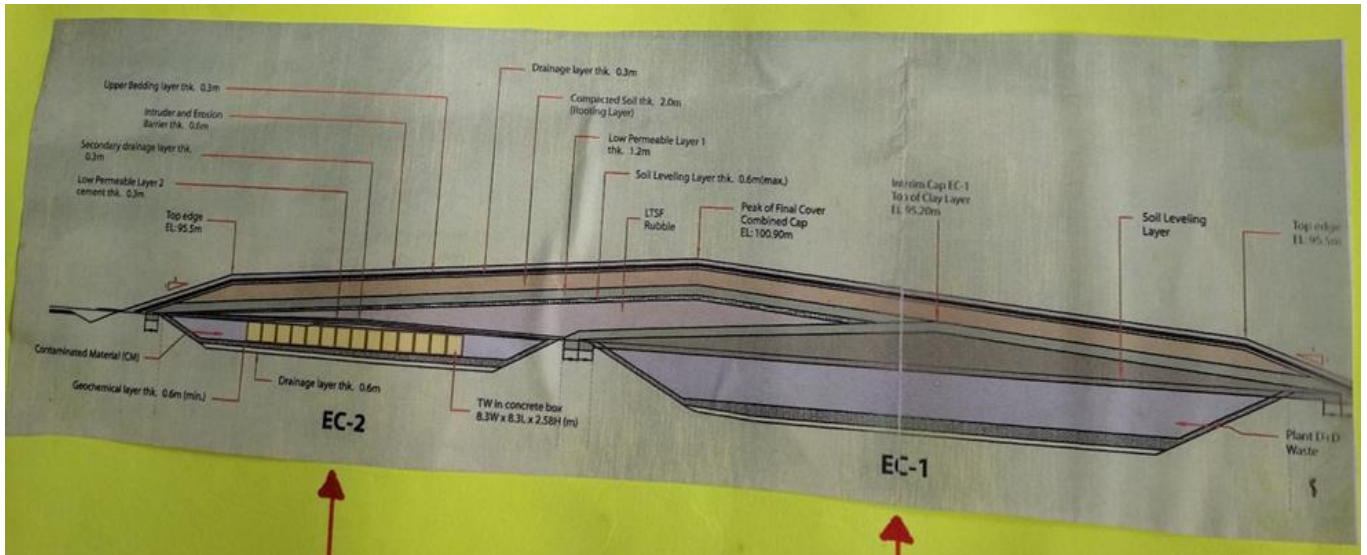
图一：在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周年的晚宴上，亚洲稀土厂捐赠 50 万令吉给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丘运达提供，摄于 2003 年 8 月 30 日）



图二：在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周年的晚宴上，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把那 50 万捐给董总以作教育基金。（丘运达提供，摄于 2003 年 8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始拆厂。厂方说需他们要 2 年的时间来慢慢拆，原因是担心稀土厂灰尘会沾上辐射，飘散出去会影响居民健康，所以拆厂期间需要一直洒水，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还有很多。2003 年到 2005 年所拆出来的部分、残留的废料甚至当地的土壤都被埋到了升旗山的埋毒槽内（后来称为 EC1）。2011 年开始研究如何改造之前在不兰查留下的永久埋毒槽，他们拆了之前的永久埋毒槽改建成埋去地底，成了 EC2。永久埋毒槽从此变成两个部分，那就是 EC1 和 EC2。从甲板的埋毒槽发展到升旗山永久埋毒槽中看出亚洲稀土厂对处理废料这件事上改变了许多，甲板只挖了个洞就把废料埋下去，升旗山还用了石灰、铁等等的材料封起来，还有用泥和沙盖着，一层自然粘土，最后才铺上一层大石头，以防辐射外漏出来。这种埋毒槽寿命大约有 300 年。永久埋毒槽建造期间，丘运达与其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的委员们每三个月都会过去查

看进度。丘运达说在建造期间的永久埋毒槽辐射值还是比外面高，里面的工作人员全身都包裹得好像太空人一样，看到外人就赶紧躲回建筑里，还曾派机器人下去处理那些废料。



图三：在升旗山的亚洲稀土厂永久埋毒槽的构造。（丘运达提供）

2014 年建造好后便开始检查是否有外漏，2016 年 11 月正式把这个埋毒槽交还给州政府，共花费十三年时间和无法估计的金钱来拆厂和妥善处理废料。红坭山反辐射抗毒委员会还未正式解散，还需处理基金的事物，只是委员们也鲜少聚集在一起了。长达 34 年的红坭山事件也终于暂告一段落了。

## 第四章：红坭山新村村民个案研究——以黎群为个案

### 一、 亚洲稀土厂的员工

1982年，亚洲稀土厂正式开始运行。黎群是一名亚洲稀土厂的建筑工人，工作是砌砖扩建工厂。在她生下七女儿谢丽芬后，黎群的丈夫却抛下她与孩子们独自离家。为了养活七个孩子，她不辞劳苦来到亚洲稀土厂工作，做了一年多，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这是一间什么厂。后来黎群原谅了迷途知返的丈夫，还怀了第八个孩子，那就是谢国良。黎群回忆起，那时工作人员用挖土机挖废料时，一旁的工作人员包括黎群都会嗅到一股类似马尿的味道，嗅多了会导致头晕、作呕、辣眼睛、流眼泪。

在工作期间她常看见很多日本专家、律师、加拿大博士等等的人来到这间工厂做检查，一次好奇使她与几位同伴向前询问原因，一名华人告诉他们这是一间稀土厂，是有辐射毒害的。听完后黎群担心自己日后再有三长两短没人能替她照顾孩子们，便与同伴们一同辞职，到了近打一间工厂做建筑工人。黎群表示，在亚洲稀土厂工作那段日子里，所有工作人员连头罩都没有。在她离开后，日本公司派人来审查，才决定给所有工作人员一人一个头罩和“牌子”（仪器）。那个牌里有液体的，液体水位一高，就开除他们了。黎群推测那“牌子”可能是拿来测试人体内辐射指数的仪器，他们担心员工出事会怪罪在他们身上，才用这个确保员工不会在任职期间出事。黎群表示，当时很多印度



人被开除不久后就去世了，厂方就赔一点钱给家属，让他们不要公开这件事让媒体知道，也不可以拿去验尸，必须直接火葬解决。

据黎群所述，初期还没有设立埋毒槽的亚洲稀土厂会把废料乱丢在菜园里，没想到后来那里的菜长得特肥，园长看着高兴便叫那个工作人员多来扔。后来甚至还有人把它挖回家替芒果树“施肥”，长出来的芒果特别大粒。那些芒果和菜都是拿来卖和送人的，也证明当时多名居民也吃了用废料种出的蔬菜水果。

## 二、 谢国良的诞生

谢国良在 1983 年出世，他的父亲却旧态复萌离家了，黎群也没有再联络他，都是一人含辛茹苦把八个孩子带大的。黎群回忆，国良是足月出世的但还是太瘦，刚出世时就患有严重哮喘需要依靠氧气筒来生存，一直有病痛，视力也不好，算是半盲了。两三岁，黎群还买鳄鱼肉给他治哮喘，两个姐姐谢丽芬和谢丽玲则帮忙妈妈照顾他。等他渐渐长大，他还是不会说话，医生就诊断出他是有先天性缺陷，也就是俗称的智障儿。他会听，不会说，但会比一些简单的手势，智力只停留在二至三岁。国良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坐在妈妈腿上，直到把妈妈的腿压到麻痹了才愿意离开，所以老年的黎群的腿都是有问题的，需要推着椅子或拐杖才能走路。黎群在房子内做了一个栏杆，以防止国良擅自跑出家门。

以前黎群一家穷得买不起米，连粥水都喝不起，于是黎群每天都会骑自行车拿着面粉袋去到华林市的米粉厂捡米粉碎，再到巴刹买 RM0.20 豆芽，回家过滤掉米粉碎里的沙子与叶子，就炒米粉给全家人吃。一天，米粉厂老板见她天天来捡，便问她家里是不是养很多鸡，要捡那么多米粉碎回家喂鸡，还问她过年可否向她买一两只鸡。在问了她好几次后，她才向他坦白这些米粉碎是她拿回家后炒给孩子们吃的，并把国良的情况告诉了他。老板听后立即命令伙计拿一包新的米粉给她，并问她住处与常光顾的杂货店名称，还答应她只要家里米粉吃完了就可以去那间杂货店拿一包全新的，他送货时会免费留多一包给她，并劝她不要再去捡米粉碎了。黎群一直靠老板赠送的米粉过活，直到孩子们长大了有能力赚钱了才停止接受老板的好意。七女丽芬也放弃组织家庭，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顾年迈的母亲与智障的弟弟。

当时有个随日本专家来这里研究辐射的加拿大的女博士在得知国良的故事后，便常来黎群家里探望国良。那时她就告诉黎群说辐射是不会走的，会一直停留在这里，就算她把国良养得再肥，也不会活超过 30 岁。黎群也曾背着国良参加各式各样的反红坭山稀土厂的活动，也曾远赴日本三菱公司抗议。那时的她背着国良蹲路边，因为公司在开会不允许他们进入，开完会才让他们上去谈话。2012 年 2 月 26 日那天是黎群的生日，她把国良安顿好在家后便踏脚车到红坭山工业区声援“绿色盛会 2.0”集会。回忆起过往反稀土的种种活动时，黎群绝望地说：“当初怎么会让他们进来呢……好的都拿走了，那些‘屎’（废料）就留在这里……”



图四至六：黎群抱着国良远赴日本三菱公司楼下抗议，丘运达与一名律师陪同。连日本媒体都刊登了这起事件。（黎群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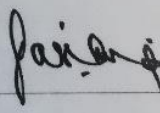
### 三、 谢国良的离开

2012年3月29日，早上7点多，国良还精神奕奕要求黎群泡美碌给他喝。吃完早餐后，国良比手势表示脚痛，黎群帮他擦药，他表示想去上厕所，黎群却在扶他起来时发现他已经站不了了，单膝跪在了地上。黎群打电话给三女丽玲，扶他到厕所解决后他还是站不起来，黎群扶他进房后便赶紧打电话给丽芬。丽芬赶回来时说他样子不对劲了，立刻打电话向当时万里望的州议员林碧霞求助，林碧霞安排怡保中央医院的救护车来载他到医院。从救护车到医院的途中，国良一直握着妈妈的手，显得很害怕。

大约早上11点他们便抵达了医院，并进行了数小时的治疗，黎群一直坐到晚上6点多，便向国良说她要回家洗澡和买饭吃。国良一直抓着她的手不放，她答应国良她很快就会回来，国良才松开她的手。当晚7点多时，国良开始痛苦挣扎，皮肤和指甲呈紫黑色，医生问丽芬是否要急救，但也提醒她就算成功救回国良也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丽芬最终的决定是让他自然走，不再受苦，医生护士和丽芬就一直在旁陪伴他直到他离开这世界。当黎群回到医院时才发现他已经在晚上9点30分过世了，享年29岁。

当年的医生没有告诉他们明确的死亡原因，因为他们不忍心让国良去世后还要拿他的骨去化验，只见死亡证书上写道“Septic shock secondary to meningitis”，也就是感染性休克间接引发脑膜炎。黎群表示当时红坭山内有很多人离奇死亡，尤其是小孩子。当初在怡保富宝山庄火葬完，柩工还说国良骨头的颜色不同，毒素很深。他问黎群国良是不是长期吸毒或吸白粉的，因为骨

头显示他中毒非常深。黎群与女儿丽芬告诉他国良是个智障儿，连话都不会说怎么可能会吸毒呢？而且他每日都与黎群呆在一起，活动范围就是家里，更没有可能去吸毒。

Kawasan Pendaftaran Registration Area		Pusat Pendaftaran Registration Centre	
MALAYSIA BARAT		JPN NEGERI PERAK IPOH	
<b>SIMATI / DECEASED</b>			
Nama Penuh Full Name <b>CHEAH KOK LEONG</b>			
No. Kad Pengenalan Identity Card No. <b>830407-08-5433</b>	Umur Age <b>28</b> TAHUN	Jantina Gender <b>LELAKI</b>	
Jenis dan No. Dokumen Lain Types and No. of Other Document <b>Maklumat Tidak Berkenaan</b>		Tarikh dan Waktu Kematian Date and Time of Death <b>29HB. MAC 2012 09:30 PM</b>	
Keturunan Race <b>CINA</b>	Tempat Kematian Place of Death <b>HOSPITAL RAJA PERMAISURI BAINUN IPOH PERAK</b>		
Alamat Terakhir Last Address <b>NO 1150 JALAN MERAH 1/4 N KG BARU BUKIT MERAH 31500 LAHAT PERAK</b>			
<b>SEBAB DAN PENGESAH SEBAB KEMATIAN / CAUSE AND CERTIFIER THE CAUSE OF DEATH</b>			
Sebab Kematian Cause of Death <b>SEPTIC SHOCK SECONDARY TO MENINGITIS</b>			
Nama Pengesah Name of Certifier <b>SERI ROHAYU BT NOEW HANZAH @ MOHD ARIFF</b>			
No. Kad Pengenalan Identity Card No. <b>811202-08-6324</b>	Jenis dan No. Dokumen Lain Types and No. of Other Document <b>Maklumat Tidak Berkenaan</b>		
<b>PEMAKLUM / INFORMANT</b>			
Nama Name <b>CHEAH LAI FUN</b>			
No. Kad Pengenalan Identity Card No. <b>740119-08-6248</b>	Jenis dan No. Dokumen Lain Types and No. of Other Document <b>Maklumat Tidak Berkenaan</b>		
Tarikh Pendaftaran Date of Registration <b>30HB. MAC 2012</b>	Disahkan bahawa maklumat di atas adalah seperti yang dicatat dalam Daftar Kematian. Certified as a true extract from the Register of Deaths.		
 <b>PENDAFTAR BESAR KELAHIRAN &amp; KEMATIAN MALAYSIA REGISTRAR GENERAL DEPT. OF HEALTH MALAYSIA</b>			

图七：谢国良的死亡证书。死因是“Septic shock secondary to meningitis”，也就是感染性休克间接引发脑膜炎。（2012年3月29日的死亡证书，由黎群提供）

国良去世时，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给了一小笔钱他们，他们每个月也有接受政府 RM200 的援助金。许多善心人士知道她的故事后也会捐钱给她，尤其是莱纳斯事件时很多人因此关注到她的存在，并纷纷过来探访她和帮助她。

## 第五章：结语

这篇论文主要透过访问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第一线的参与者，以获取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他们是亲身经历过此事件的红坭山村民，全程参与了抗争过程，对于此事件相当了解。受访者也提供了许多他们亲手收集的一手史料给读者，其中有着不同语言的版本。笔者透过对照与结合了文献、实地考察与口述历史所得的资料，分析出相对完整及可信的历史研究，即 1982 年至 1994 年霹雳红坭山新村之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的过程。为了还原事实，笔者用了大量时间来对照手中的资料，排列当年事件发展的顺序并加以补充详情，分析出红坭山稀土厂事件的历史。透过这历史事件，我们可深刻感受到受访者与村民的心路历程是有多么坎坷悲痛，他们不仅痛失了家人，还得用长时间去疗伤回复理智，进而加入反稀土运动，只为了下一代着想。村民多次对此事件进行抗争，在上位者面前也勇于表达他们的想法进行抗议，无所畏惧。多亏了他们努力不懈的毅力才成功打了场胜仗，迫使亚洲稀土厂停止营业。

红坭山亚洲稀土厂毒害事件发生之后，多数的村民都会选择参与后期所有的反稀土活动，如“绿色盛会”集会和净选盟。尤其是举办在红坭山工业区的“绿色盛会 2.0”集会，村民都纷纷走路或踏脚车到场支持。身为亚洲稀土厂毒害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村民们对于稀土厂辐射性废料所带来的后果相当了解，心有余悸的他们特别关注莱纳斯稀土厂事件，所以才会更积极参与反稀土活动。透过阅读这份论文，读者们可更明白红坭山村民对于反稀土活动那么支持的原因。红坭山村民对于稀土厂的恐惧和憎恨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在笔者与受访

者们进行访问时也可从他们的语气里听出他们的情绪，即使已过了 20 余年，对他们而言仍然记忆犹新，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法痊愈的伤痛。

另外，受访者丘运达与黎群也曾在访问时代表红坭山村民呼吁大家多关注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成为关丹莱纳斯事件的前车之鉴，杜绝所有的稀土厂进入马来西亚，以捍卫下一代的健康，留下一个干净安全的国土给后代人们。稀土厂一旦坐落在马来西亚，再把埋毒槽也设立在这里，那提炼稀土过程中所散发的放射性尘埃、气体以及遗留下来的废料都很有可能危害人民的健康。埋毒槽里的放射性废料将永久残留在我们的国土内，若疏于维修有朝一日总会泄露出来，伤害是永久性的。红坭山新村附近的村民都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居住在那里，大部分村民也搬迁到外地了，可看出他们内心的恐慌。他们只希望类似的悲剧不重蹈复辙，也希望透过这篇论文让更多人了解稀土厂的危害和他们抗争的过程。



## 参考资料

### 一、书籍

霹雳消费人协会（2002），*Kehidupan Sia-sia: Keracunan Radioaktif Di Bukit Merah*，檳城：檳城消费人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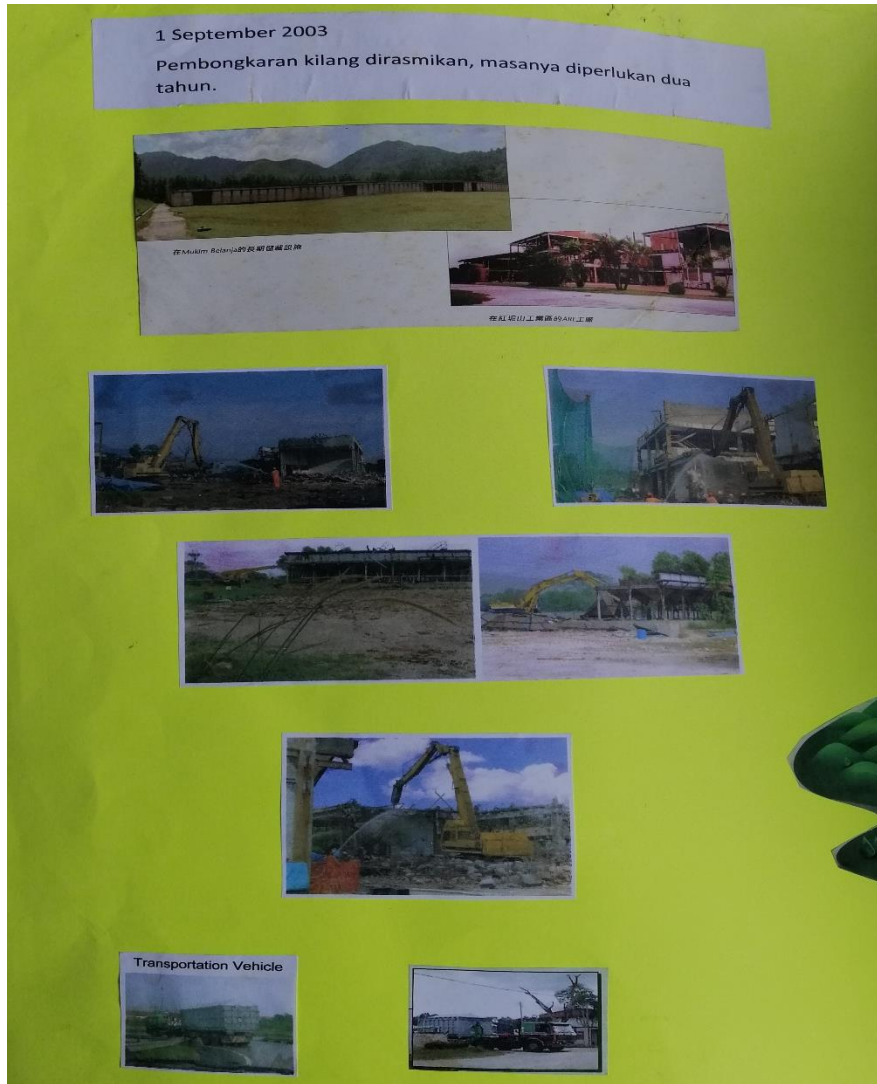
李健聪（2012），《绿色政改：反稀土厂运动与政治改革的思考》，雪兰莪：文运企业

### 二、访谈

黎群（2019年8月2日），“霹雳红坭山新村之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与儿子谢国良的一生”。（曹芯瑜“访问人”）

丘运达（2019年8月1日），“霹雳红坭山新村之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曹芯瑜“访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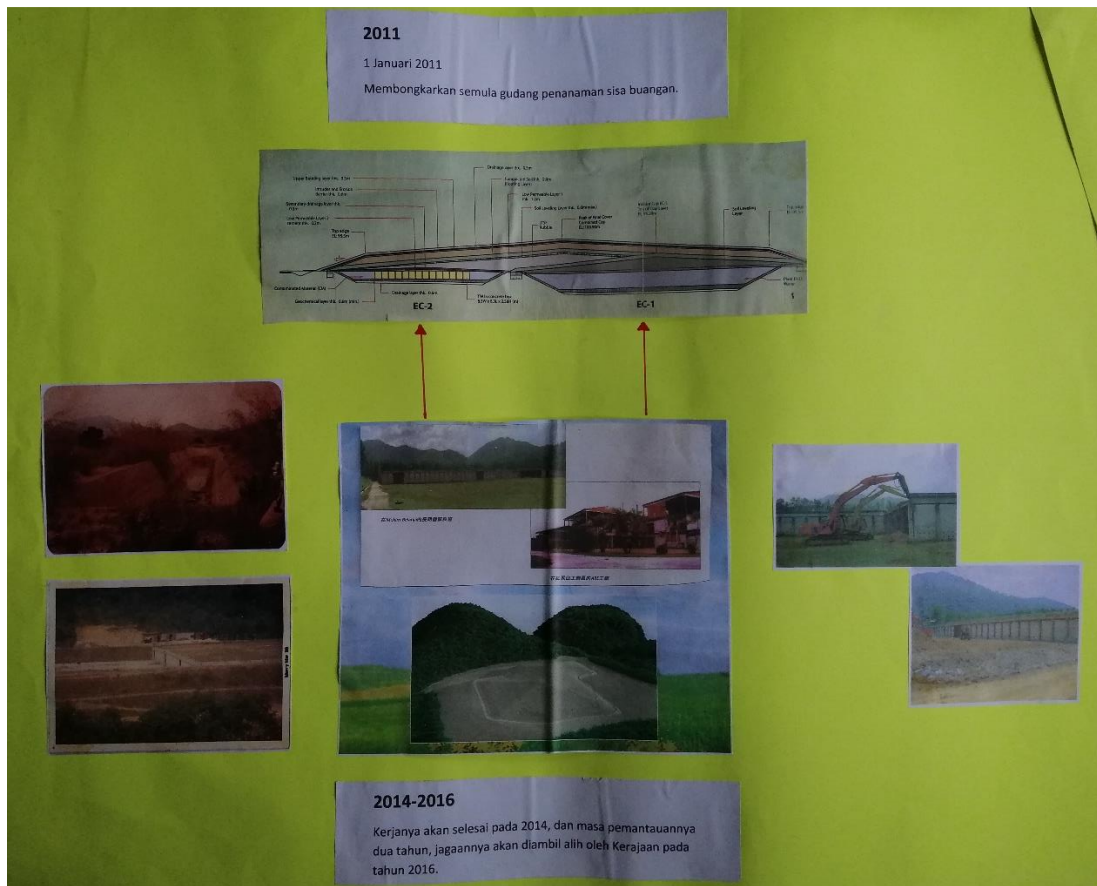
# 附录



附录（一）：2003年9月1日起，花费两年拆除亚洲稀土厂的过程。（丘运达提供）



附录（二）：2003年9月1日起，花费两年拆除亚洲稀土厂的过程。（丘运达提供）



附录（三）：2011 年开始改造升旗山不兰查的永久埋毒槽，建造好后便开始检查是否有外漏，再交还给政府。（丘运达提供）



附录（四）：升旗山永久埋毒槽的外景。（伍彩萍摄于 2012 年 3 月 11 日）



附录（五）：一群参加反稀土运动的人们与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会员去到升旗山永久埋毒槽参观，左二为丘运达。（伍彩萍摄于 2012 年 3 月 11 日）



附录（六）：永久埋毒槽外的告示牌。（伍彩萍摄于 2012 年 3 月 11 日）



附录（七）和（八）：还没建造埋毒槽前废料曾被乱扔在草地与废矿湖里，废料被处理并埋进埋毒槽后，草地上的杂草却也没再长过了。（伍彩萍摄于2012年3月11日）



附录（九）：永久埋毒槽外的辐射指数仍然高于一般地方。（伍彩萍摄于 2012 年 3 月 11 日）



附录（十）：一群参加反稀土运动的人们在亚洲稀土厂前抗议莱纳斯稀土厂的建立，并大喊“中止莱纳斯”的口号。（伍彩萍摄于2012年3月11日）



附录（十一）和（十二）：日本媒体多次刊登了黎群的故事。（黎群提供，2019年8月2日）







# 皮膚指甲呈紫黑色 國良受細菌感染不治

【本報訊】一名年約二十歲的男子，因患細菌感染，導致其皮膚及指甲出現紫黑色。據悉，該名男子在患病期間，曾多次求醫，但均無效。目前，該名男子仍在醫院接受治療，情況不容樂觀。



【本報訊】一名年約二十歲的男子，因患細菌感染，導致其皮膚及指甲出現紫黑色。據悉，該名男子在患病期間，曾多次求醫，但均無效。目前，該名男子仍在醫院接受治療，情況不容樂觀。



# 謝家2週連失2男丁 謝母：國良似知道要辭世

【本報訊】謝家最近經歷了巨大的悲劇，連續失去了兩名男丁。據悉，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似乎預感到了兒子的辭世。目前，謝家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似乎預感到了兒子的辭世。目前，謝家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似乎預感到了兒子的辭世。目前，謝家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 未收過亞洲稱工廠鉅款 謝麗芬澄清家人沒貪錢

【本報訊】謝麗芬最近澄清了關於其家人是否收受工廠鉅款的傳聞。她表示，其家人並未收受任何鉅款，並對傳聞表示遺憾。目前，謝麗芬正致力於澄清事實，維護家庭的聲譽。

謝麗芬最近澄清了關於其家人是否收受工廠鉅款的傳聞。她表示，其家人並未收受任何鉅款，並對傳聞表示遺憾。目前，謝麗芬正致力於澄清事實，維護家庭的聲譽。



謝麗芬最近澄清了關於其家人是否收受工廠鉅款的傳聞。她表示，其家人並未收受任何鉅款，並對傳聞表示遺憾。目前，謝麗芬正致力於澄清事實，維護家庭的聲譽。



# 謝母：會堅持撐下去

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會堅持撐下去。她表示，她將繼續為兒子的遺願努力，並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目前，謝母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會堅持撐下去。她表示，她將繼續為兒子的遺願努力，並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目前，謝母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謝母在失去兒子後，感到非常悲痛，並表示她會堅持撐下去。她表示，她將繼續為兒子的遺願努力，並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目前，謝母正處於極度的哀傷之中。

**LI-NING 地球一小時**  
**EARTH HOUR**  
3月31日 星期六  
• Sunway Pyramid Shopping Mall • One Utama Shopping Mall

**環保慈善銷售**  
每售出RM100, 其中RM5將捐做慈善用途

I WILL IF YOU WILL

**KOLEJ life SEREMBAN**  
SEREMBAN

**獲取 馬來西亞技能學位證書 (全職/兼職)**

**2012年4月份招生**

**全職技能訓練(JPK)課程**  
• 汽車維修(3年/4年)  
• 電腦輔助設計(CAD)  
• 機械(3年)

**兼職技能訓練(JPK)課程**  
• 汽車維修(3年/4年)  
• 電腦輔助設計(CAD)  
• 機械(3年)

**在職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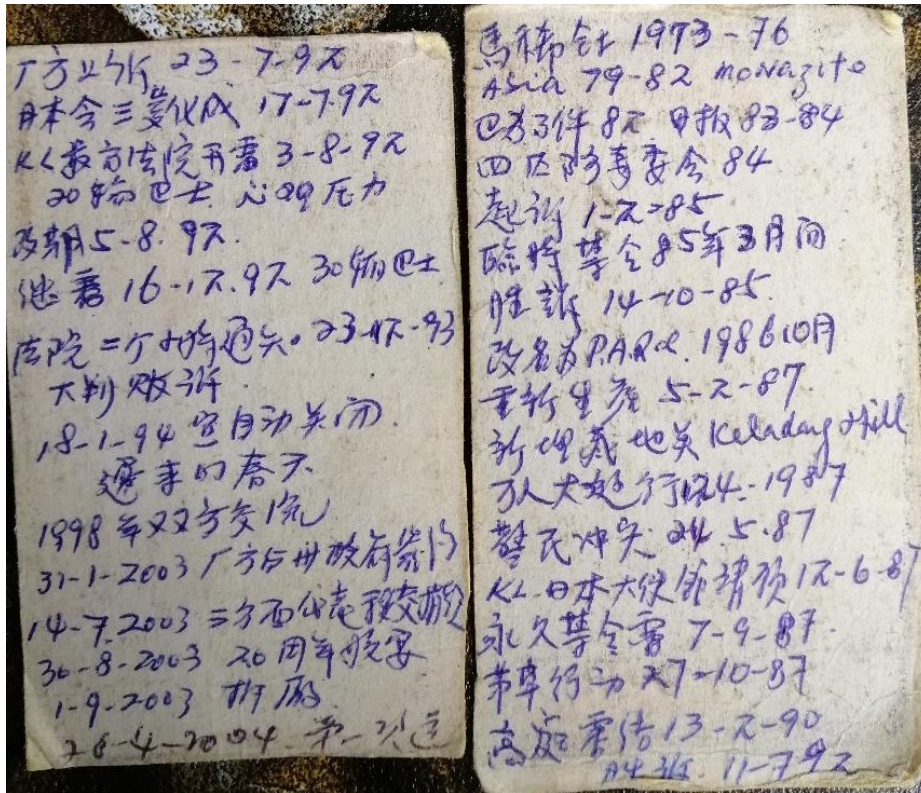
1-300-88-8233  
www.kolejlifoseremban.edu.my

**到關丹簽名反萊納斯**  
嚴世鴻廣邀政治人物

【本報訊】嚴世鴻最近廣邀政治人物，前往關丹簽名反對萊納斯。他表示，萊納斯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希望通過這次活動，能夠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並促使政府採取行動。



附录(十三)至(十六): 2012年3月29日, 各媒体都刊登了谢国良逝世的消息。(黎群提供, 2019年8月2日)



附录（十七）：丘运达长期放在钱包里的小抄，里头记录了各个反稀土厂的重要日子。（笔者摄于2019年8月1日）



附录（十八）：这牌匾是1994年亚洲稀土厂宣布关闭后，在反辐射抗毒运动20周年的晚宴上，人们送给丘运达的，丘运达将它挂在自家客厅。（笔者摄于2019年8月1日）



附录（十九）：丘运达曾去参选，但打了个败仗。（笔者摄于2019年8月1日）



附录（二十）：笔者曹芯瑜与受访者丘运达的合照。（笔者摄于2019年8月1

日）